



海寨沟觅诗

◆ 何小龙(甘肃平凉)

玻璃栈道

一只巨型蜘蛛
把网结在秃顶山壕间
游客甘愿充当飞虫
扑向四根张开的丝
——也许生活太平淡了
人们需要在摇晃中
感受惊险带来的刺激之乐

海寨沟无“海”

也许亿万年前
这里是一片大海
后来发生地壳运动
海底隆起为一座座山壕
——那在沟空间尚存的几泓碧水
可是大海隐退时倾洒的几滴泪珠?

黄刺玫

开在一座山壕的秃顶上
花瓣在弥漫黄尘的大风中抖动
被风掀开的枝叶间
露出刺,像一个人别在腰间的
防身匕首
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



念想

李瑞宏(宁夏银川)

毕业季,偶然路过大学门口,看到拉着行李箱的大学生,不由想起我的实习经历。

那年开春,教古汉语课的崔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,你家是农村的,找个学校实习吧,老师缺,好找工作。然后崔老师就介绍我去一所位于移民搬迁区的中学实习,因为那所学校提供住宿,还有食堂。我当时心里挺怵的,因为其他同学都是三三两两结伴在市区的大单位实习,只有我,要去一个从没去过,也没有熟人的地方。

当时大多数学生没有拉杆箱,流行用蓝白相间的塑料编织袋提行李。我独自拖着行李,坐上长途汽车就出发了。路途颠簸,又晕车,途中换乘又折腾了两次,车窗外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山野,灰扑扑的,空气干燥,山风呼啸,春天还没到。

到了站后,立刻围上了一圈三轮车司机,他们热情地招揽生意,然后高高兴兴帮乘客提着行李,发动三轮车就出发了。听说我要去那所高中,就没人愿意搭理我了,因为他们嫌远,跑一趟只有五元钱,地方偏远,回来又拉不到人,不划算。最后就剩下我一个,像一件被遗弃的行李,孤零零地杵在那里不知所措。

不过,走路是我擅长的。行李不太重,只有

被褥和洗漱用品,以及两三本书。我不担心会拖不动行李,等实在拖不动了,可以缓一缓再走,赶着下午放学前到校就行。我只担心编织袋扛不住,它不适宜长时间远距离的行走。拖着行李走出车站,一辆灰蓝色的三轮开了过来,一只皴裂的手,张开五指,比划了一下,然后顺手接过了我的行李,放在了干干净净的车厢里。一路坑坑洼洼,到了,司机顺手把行李放到门房,没说话,接过钱就走了。门卫大爷笑呵呵地说,又是张老实的车,就不嫌弃我们学校远,送人过来。我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感觉。

到了学校,一切都顺利了。正赶上课间,门卫大爷一嗓子就喊来了几个学生,推推搡搡,拎着行李,送我到教工宿舍,又打打闹闹地离开。指导我实习的是刘老师,五十岁出头,衣着朴实,头发花白,寡言少语,一见面就给我了一本旧教材,还有他的旧教案和一本新教案。旧教材和旧教案看上去显然有些年头了,非常厚实,包着牛皮纸,老师的字刚劲有力,工整美观,有种类似颜体的风骨。从笔墨痕迹来看,有补充有修改,还有红笔标注,有种时间打磨的厚重感。

先跟着老师听课,做笔记,然后参照老师的教案备课。备好了,拿过去给老师检查,修

改,次日就由我给老师带的另一个班上课。每节课他都坐在下面听,详细地做笔记,下课后再给我建议。听老师的课感觉特别舒畅,他喜欢用诗词入课,也喜欢用诗词结课,声音浑厚,板书笔力遒劲,言语用情,和平时判若两人。至今还记得他讲《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》,课上那个消瘦、穿着蓝色中山装、皮肤黝黑的老师,就如梁任公一样“步履稳健,风神潇洒,顾盼左右,光芒四射”,有文采,有情感,有感染力。至于我自己在实习期里是如何上课的,现在已经没了印象。

实习期非常短暂。和老师一起带班出操、做操,一起在食堂吃饭,一起清理校园遗落的建筑垃圾,在校园种树。学生家里多是移民搬迁过来的,都住校,干活都是能手,不嫌脏也不嫌累,在火辣辣的太阳下不戴口罩,不戴帽子,也不涂防晒霜,吵吵闹闹、欢欢喜喜地抢着干活。老师也经常自掏腰包,请班里孩子吃零食,一般会让跑三轮的张老实到县城的批发部代买,价格合适。我也是周末不能回家,老师会让张老实记着买两袋干吃面给我。这在学校零食界,已经是顶配了。

至今还记得,实习快结束的时候,老师问我,城里的“水吧”是干啥的?我告诉他,那是和

朋友喝饮料、喝茶水、喝酒、聊天放松的地方。他疑惑地说,这就是去别人家做客,或者招待来家里的客人,想来城里人待客大多是在外面的。我也同意他的看法,大多数城里人的确是在外面招待客人。

离开的那天,门房大爷早早给我招呼来了张老实的三轮车。比起来时,我的行李多了一个小塑料编织袋,里面塞满了学生送的小玩意,有草编的各种小动物,还有杏干、红薯干、萝卜干,甚至还有几双鞋垫,绣着花鸟的、一帆风顺字样的,还有一双绣着红双喜的。想来是学生问自己的妈妈讨来的,颜色喜庆,绣工精细。

离开那所偏僻的中学已经有二十多年了,期间一直没回去过。那些孩子早已成家立业了,也许早忘了和一个实习生有过相遇;老师也早已安享晚年了,也会忘记自己带过的一个实习生吧。

而在某个瞬间,看到拉着行李箱的大学生,或者看到穿校服的学生,我就会想起,那时他们被山风吹红的脸蛋,天真烂漫,害羞腼腆,也会想起老师问我“水吧”时疑惑的样子,也会想起教我古汉语的崔老师。

有些地方,有些人,遇见了,也许就是一生的念想。

父亲背上的童年

杨嘉诚(宁夏银川)

父亲的背是一艘颠簸的船,几时的我,总把脸埋在他深蓝衬衫的褶皱里,嗅到机油和汗水混合的气味,像被太阳晒透的柏油马路。他的肩胛骨硌着我的下巴,随着步子上下起伏,我数着那些突起的骨头,仿佛在数河滩上凸起的卵石。

雨水把柏油路泡得发胀的傍晚,他蹲下来把我往背上驮时,裤脚还沾着铁屑。厂区屋檐下的麻雀扑棱棱飞走,我的球鞋蹭过他腰间的皮带扣,叮当一声。街角的积水洼倒映着我们的影子,父亲驮着一个歪戴鸭舌帽的男孩,影子被拉得老长,像棵枝桠歪斜的梧桐树。

那晚发烧的经历最难忘。他背着我往诊所跑,我滚烫的额头贴着他冰凉的后颈。消毒水气味刺得我打喷嚏,他肩头的肌肉突然绷紧,像拉满的弓弦。“别睡啊!”他呵出的白气散在路灯的光晕里,我数着他军大衣领口磨出的线头,三根白的,两根蓝的。

蝉蛻粘满梧桐树的季节,他总把我架在脖子上摘青枣。树影碎金般落在他的头发上,我揪着他支棱的短发当缰绳,汗水顺着指缝流到他汗湿的衣领里。巷口修自行车的张叔笑:“这猴崽子又骑大马呢!”父亲就故意晃两下,吓得我搂紧他额头。

有一回偷爬厂区废铁堆摔了,其实就蹭破点皮。父亲急匆匆赶来时,我正拿煤渣往伤口上抹。那天他的背格外硬,硌得我胸口发闷。“男孩子哪有不摔的。”话是这么说,可他背着我绕开所有碎砖头走,影子叠着影子,把斜阳揉成了一团橙红的茧。

最后一次要他背是十几岁时。我崴了脚,他蹲下时,膝盖发出枯枝般的声响。他的背不知何时塌下去了一块,像被抽走了弹簧的旧沙发。我的球鞋拖在地上,画出一条歪扭的线,忽然发现,他头顶上的白发比厂区围墙上的爬山虎还密。

现在,轮到我背他上楼做理疗了。他轻得像片晒皱的梧桐叶,却仍习惯性地梗着脖子,保持着那个微微前倾的姿势。我的肩胛骨硌着他松弛的胸口,忽然想起某个夏夜——他背着我追萤火虫,草尖的露水打湿裤管,蟋蟀在砖缝里拉着琴。那时我以为父亲的背会永远那么强壮,就像以为所有夏天都该有那无尽的蝉鸣。

真|情|写|真



退休后的电话

刘力(江西南昌)

是请我帮忙办事,有负别人心愿,毕竟外面的世界已渐渐陌生。还恐电话打断我的写作思路,或搅了越来越珍稀的甜梦。

有三种电话是期待的。

一种是亲人的电话。他们不在意我退休与否,即便只是闲聊,问问长辈身体,问问孩子学习生活,互相宽慰,家长里短,这是一份亲情的祝福,让人感到无比温馨。亲人不多,还有不少因工作或客居海外,要考虑日夜和时差。每每能通上这类电话,总是特别兴奋,犹如冬日里的火锅和热汤,总能熨帖地沁入心中,暖到心底。

另一种是请我讲课的电话。师范毕业的我当过老师,又在宣传战线工作数十年,把经验凝练成理论、制作成课件,有机会分享也是好事。尤其是听到课中课后的掌声,看到听者赞许的目光,虚荣之余还能实实在在有些许收入,慰藉感顿生,那份幸福很甜,每每都很认真地与对方就主题、案例、听课人情况反复商议,只为上了讲台后能有的放矢。

第三种是编辑或好友的报喜电话,告知作品刊出。作品问世让人充实,证明自己还不老,剪贴样报再细细回读,一股暖流会洋溢周身。生活充实且能为社会做点什么,是退休人最大的快乐之一。

偶尔也期待好友的电话。退休后朋友渐渐减少,发在朋友圈的微信点赞数先是折半,慢慢只剩下了数得出的那些人。能互相关注

的都是岁月淬炼的知己,历经时间考验,互存纯洁友谊。老友间的通话便如陈酿,无论话语轻薄或玩笑调侃,都能唤醒一些尘封许久的岁月记忆。

说起电话,便又想起了离世的父母。父亲走时,家里还只有沙发旁的固定电话,装电话时父亲欣喜的笑声犹在耳边。母亲的手机号已经深藏在了我的心底,有时竟鬼使神差地拨了那个号码,换来叹息和惆怅。母亲在世时,定时通话是例行项目,她总叮嘱我“别影响工作”。如今退休了,母亲也走了,再无电话……所以现在总惊悚接到这种电话:“他走了……”握着电话含泪,心如潮涌,虽属自然规律,却总盼亲人好友长寿幸福!

电话少不是坏事,证明别人都忙于工作忙于生计。于我则是得清静享清福,若无闲事挂心头,便是人间好时节! 给心放假,心会更明亮些,心房会更宽敞些。没有太多电话,少了名利之争,少了社交之累,烦恼也少了,乐得舒坦。曾经的喧嚣热闹,一如放鞭炮,响声过去,硝烟飘走,终归沉寂。于无声中,生活还会有新的方式新的内容,还会有另一种醇厚馨香的滋味,得与失是互补的。

有种电话让人喜悦。“好久不见了,发定位给你,一起喝个茶吧。”心中喜悦顿生,匆匆更衣出门。因为,那杯烫香的茶里肯定有种温情会升腾,袅袅茶汽中必会飘起美好的回忆,会激动一下那缓缓走向寂静的心灵。



“土话”如画

张翼(陕西西安)

“找找看,七星瓢虫在哪儿?”给女儿讲绘本,每一页上都画有一只七星瓢虫,大小不一,有的只是身体的一部分,很隐蔽,也很考验眼力。女儿很喜欢这游戏,超过了之前的《猴子捞月亮》、恐龙故事书和“吃饭要让爸爸喂”。

昨夜里关灯休息,迷迷糊糊听到有飞虫的声音,似乎是直愣愣扑入怀中,伸手一摸,感到异样,开灯之后,居然真的是一只七星瓢虫。只是,罪过,抓摸的时候手劲大了点,翅膀已经有些受伤。想着女儿在书上指点瓢虫时的兴奋劲,犹豫着是不是要收藏起来供她早上醒来后看看,后来一转念,多少有点不合适,遂轻轻找个硬纸片,托起来,打开纱窗放生,希望它一切都好吧。关上纱窗,半天回不过神来,这难道是新版的眼科好“虫”。真是说瓢虫瓢虫就到啊,谁让我天天

哄着娃追找瓢虫呢。这七星瓢虫,我们小时候在村里房前屋后、麦子里经常见,土话或者俗名叫“花大姐”“花姐姐”。

儿子以前在小区院子里玩,经常和小伙伴们抓一种蛾子,他们学到的俗名叫“花媳妇”。与花大姐一样,都是“花”字辈的。家乡的很多方言词汇听起来非常舒服、形象,柴堆堆、米袋袋、油碗碗、盐碟碟、酱油瓶瓶、醋壶壶、茶叶筒筒,柴米油盐酱醋茶,给每一样东西都加上叠字尾音,听来真是美气,感觉好像老先人的日子过得那才叫精致,细分到了恰如其分、严丝合缝、各归其根的地步。

酒麸子、油饼子、苦豆子、杏核子、洋芋面叶子、燕面碗盏子,一听就知道啥样子,香得能流哈喇子,那么好吃。豆面糊糊、荞面搅团、黄米散饭、燕面饅饅、荞面疙瘩、玉米糊糊、白面

拌汤,闻声见形,就知道咋做的,不用说明书。

天边边、山坳坳、地畔畔、土坎坎、墙根底底、炕脑角角、阳洼岗岗,一听就晓得在啥地方,顺着去找绝不迷路。树苗苗、树根根、树梢梢、树股股、树杈杈,指向一棵树的不同部位。膀子、脑勾子、心口子、拇指蛋蛋、滑棱拐子,说人体部位,都带着点穷形极相的美感,入木三分。茶罐子、灰耙子、话匣子、粪挑子、推刨子,带上“子”,似乎也多了份趁手感。方言土语,句句如画,真是个大宝库,以后得给孩子们多讲讲。

